

跨学科视角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组织与运作

□ 李巧明 王晓光 /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 文章通过对全球十七家机构从项目状况、人员组成与组织结构、教育职能和活动开展四个方面进行调研,总结出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要坚持项目运作模式,创新组织建设以强化管理职能,以教育为本,依靠活动助力的发展经验。

关键词: 数字人文, 跨学科, 科研组织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13.03.006

1 引言

数字人文,也称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或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是一个将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深入应用于传统的人文研究与教学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1]。该定义表明了数字人文研究超越学科边界的跨学科特征以及学科对象将会不断延展的趋势。究其本质,数字人文研究在于通过数字技术,为人文研究提供新的观照视角,人文研究可以基于数字技术提供的条件,提出新的问题,并回答新的问题。

数字人文中心是从事数字人文研究或教育的学术机构。根据Diane Zorich的定义,数字人文中心是将新媒体和新技术应用于人文研究、教学和知识实践、实验的实体^[2]。中心的目标是促进人文学术的发展,创造知识的新形式以及探索技术对人文学科产生的影响。一方面,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不断深入,数字人

文中心俨然已经成为推动数字人文研究实践和教学发展最核心的一支力量。另一方面,数字人文中心在推动学科文化的对话,开放和拓展学科边界、寻求统一的跨学科研究范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立于2007年的全球性数字人文联盟——数字人文中心网络(centerNet)的成员数量已经接近180个。在地区分布上,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的数字人文中心居多。早期的数字人文中心一般缘起于特定的项目,或者专注在某个单一的领域,如语言学,现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或者一开始从事人文计算,后来改名为数字人文中心。尽管各大数字人文中心使命陈述不一、研究重心不一、专注领域不一、科研实力各异、发展规模各异,呈现多元化、多样性,但主要功能不外乎如下几种:(1)开展项目;(2)开发工具;(3)举办活动;(4)研究经费申领;(5)奖学金赞助。然而纵观目前全球数字人文中心,成立时间都相对较晚,十几年到二十几年发

展历程不等,面临的跨学科问题复杂、前所未有,组织管理经验尚且比较缺乏,因而开展相关调查,对相关经验教训进行积累与总结,对于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以及数字人文研究的推动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 数字人文研究的跨学科属性

2.1 数字人文起源的跨学科土壤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科研学术阶段,以数据密集型计算为基础的科学研究第四范式正在兴起,该范式以数据为核心,催生了数字科学、数字社会科学与数字人文科学^[3]。其中,数字人文是对数字化环境与数字化进程中科研现存问题的回应与追问。对方法的找寻和多领域的尝试,使它一开始就种下了跨学科的基因。数字人文以大量的数字化为前提,科学研究直指“大数

据”，即数量庞大与结构复杂，科研工作的一部分转移到对数据加以管理、分析、存储、筛选、可视化。布局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研究的前提与先决条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画廊等作为知识、信息和数据的存储库，角色顺势凸显。情报学科和信息技术在数据处理方面积累的经验，成为第四科研范式的重要力量。图书情报学科、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在数字人文研究过程中的角色逐渐突出。

2.2 研究对象呈多学科特征, 研究方法的渗透、移植

数字人文研究涉及多个领域，研究对象呈现多学科特征。“数字”二字，对应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科学，乃至计算机技术引领的地理信息系统科学、遥感科学等；“人文”则指向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如历史学、哲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艺术学、宗教学，有些还涉及到经济、法律这些社会科学。

数字人文诞生的关键则在于研究方法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渗透与移植。人文科学一般以内省、想象、体验、直觉等非理性方法为主，一般方法有理性批判与情感激发；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直觉领悟与技术分析。数字人文的出发点是为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新的看问题的角度，在于利用技术的手段，增加人文研究的精确性，辅助人文研究在大规模的数据中把握趋势，研究方法有了很好的融合。

2.3 数字人文研究中跨学科冲突与困境

数字人文是基于不同知识板块

之间的远缘跨学科研究，跨越了以人文科学和信息科学为主的两门以上的学科，涉及运用不同学科的概念、方法、术语以及数据，存在着不同学科之间学科要素的相互作用与流动。任何一个学科都力图按照自身的逻辑路线发展，形成自身的学科共同体，生成相应的学科范式，催生自身的学科文化与价值观，并被共同体所接受与发展。跨学科研究的冲突与困境诞生于异质性。具体而言，它存在以下冲突与困境。

学科文化冲突。数字人文是典型的文理交叉模式。人文学科研究有人文学科研究的独特逻辑，信息科学有信息科学观照问题的方式，学科之间的知识与文化差异的背后显示了每一个学科的自身内在逻辑，具有一套各自的学科思想价值、研究方法、术语体系甚至事实数据等，由于学科的知识性边界天然存在，导致了彼此之间移植的困难^[4]。人文学者需要学习怎么使用在线数据库、软件，熟悉软件、系统的用途，跨越技术鸿沟，以便更好地使用数字技术以及分析数字技术产生的结果。计算机专家和软件工程师也需要了解人文社会学科的复杂性、独特性、丰富性，防止统一标准下的一笔抹煞，实现人文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完美结合。正如Short教授说：“我们需要人们擅长处于文学表达式的流体思维方式以及相对刚性的技术的交叉点上。”^[5]

研究范式冲突。研究范式是指某一特定学科的科学所共有的基本世界观，它是由其特有的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式构成的，它表示科学家看待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6]。数字人文发展时间尚短，是一个逐渐形成与完善的领域，综合了类似计算机科学、地

理信息科学、图书情报科学、人文科学等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范式，宏观来看，是从人文社会学科作为研究起点，探究人文社科领域的问题，从微观来看，则是从数字信息的获取和管理出发，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为具体的样本。数字人文不仅没有统一的一套方法，更遑论研究范式了。而且“数字人文的产生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其目标是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过程中，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获取、标注、比较、取样、阐释与表现的方式，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全面升级和创新发展^[1]。

学术沟通困境。该困境主要来源于两端：一是主观方面，一些研究员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知识成果公开化；一是客观方面，存在体制上沟通的困难。根源在于数字人文研究范围广泛，呈现多样性与繁杂性特征，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学科术语、交流方式和学科文化，这形成了无形的学科边界，为学术沟通打造了天然的壁垒。在科研沟通过程中常常更多沿袭思维定势，不能够很好地把握对方。正如Marilyn Deegan等人在《数字人文的合作研究》一书中写道：事情惊人地错了，本来应该是紧密联系的两个人之间因为个性或者学科的不同，对理解对方的方法一事存在抵触情结。负责某一方面研究的学者并不了解另一方研究的内容，重复犯同样的错误^[7]。

技术鸿沟困境。在《数据驱动型学术的工具：过去、现在、未来》^[8]一文中，指出学者在使用工具时遇到的几个困境：一是难以找到相关的合适的工具；二是工具本身的兼容性

很小、可适用面窄；三是工具与数据集的匹配性还很差；四是人文学者不够重视工具的使用。由此说明，工具开发本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使用技术的学者因为意识淡薄和对工具使用的不够熟稔，也增加了技术在数字人文领域中应用的难度，需要加强有效培训。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十七个数字人文中心（参看表1）作为调研对象，选取时综合考虑了地区的广泛性，研究重点的广泛性，以及研究中心发展的典型性。本次调研主要采取文献阅读、网络调研和问卷调查（见附

录一）的方式。通过多次页面浏览与访问、搜索引擎检索的网络调研方式，以及针对特定问题发放了6份问卷，回收了5份有效问卷，得出研究报告。调研时间始于2011年10月，止于2012年6月。

表1 数字人文中心一览表

国家	机构名称	网址	选取标准
北美地区			
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字人文与媒体研究机构（CDH）	http://www.digitalhumanities.ucla.edu	各方面发展良好，特别是完善的数字人文教育培训体系
	马里兰大学科技人文研究机构（MITH）	http://www.mith.umd.edu	centerNet（数字人文中心网络）执行委员会成员，ADHO执行委员会成员，在国际数字人文领域中具有领先地位
	弗吉尼亚大学人文先进科技机构（IATH）	http://www.iath.virginia.edu	成立较早，项目数量多，ADHO执行委员会成员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数字人文研究中心（CDRH）	http://cdrh.unl.edu	centerNet执行委员会成员，ADHO执行委员会成员
	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媒体中心（CHNM）	http://www.chnm.gmu.edu	ADHO执行委员会成员
	洛约拉大学文本研究与数字人文中心（CTSDH）	http://www.ctsdh.luc.edu	在文本研究领域的突出表现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计算机构（I-CHASS）	http://www.ichass.illinois.edu	centerNet执行委员会成员，在图书情报领域的领先地位
加拿大	布朗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中心（CDS）	http://library.brown.edu/cds	ADHO执行委员会成员
	维多利亚大学人文计算与媒体中心（HCMC）	http://hcmc.uvic.ca	ADHO执行委员会成员
欧洲地区			
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UCLDH）	http://www.ucl.ac.uk/dh	centerNet执行委员会成员，ADHO执行委员会成员
	伦敦国王学院人文计算中心（DDH）	http://www.kcl.ac.uk/schools/humanities/depts/cch	centerNet执行委员会成员，ADHO执行委员会成员，ALLC执行委员会成员
	牛津大学数字研究中心（e-Research）	http://www.oerc.ox.ac.uk	centerNet执行委员会成员、CLARIN组织重要成员
	格拉斯哥大学人文科技信息机构（HATII）	http://www.gla.ac.uk/departments/hatii	centerNet执行委员会成员
	谢菲尔德大学数字艺术与人文专门研究中心（HRI Digital）	http://www.hridigital.shef.ac.uk	centerNet执行委员会成员
德国	哥廷根大学数字人文中心（GCDH）	http://www.uni-goettingen.de/de	欧盟数字基础设施重要参与者，在数字人文领域发展突出
亚太地区			
日本	日本立命馆大学日本文化艺术数字人文中心（GCOE）	http://www.arc.ritsumei.ac.jp/lib/GCOE	centerNet执行委员会成员
台湾	台湾大学数位典藏研究发展中心（RCDH）	http://www.digital.ntu.edu.tw	centerNet执行委员会成员

4 研究结果

本次调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项目状况；二、人员组成与组织结构；三、活动开展；四、教育职能，以期探讨数字人文中心如何运作以消解碰到的上述跨学科冲突与困境。

4.1 项目运作模式，在实践中寻求解决之道

每个中心都开展着相关项目，但是由于各中心的资源、性质、发展程度以及使命的不同，其开展的项目数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截止到2012年6月份，在这20个数字人文中心中，项目（包括已经完成的、正在进行的和将要进行的）数量在一项到二百多项不等，大致集中在50个项目以下。表二所示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重点领域。从项目涉及的领域来看，数字人文中心研究的学科跨度相当广泛。

每一个具体的项目则相当于对数字人文中心的综合实力的一次练兵。在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团队不断走向成熟，综合能力得以加强。在项目的实践中提升数字人文中心的科研水平，增强科研综合实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项目运作，是一切研究之本，回应学科文化与研究范式的冲突，探索组织管理的新模式，搭建充分的知识共享平台，以及发展新生代科研团队。

4.2 创新组织建设，适应研究需要

数字人文研究队伍有两个显著特点：（一）研究角色明显增多，一般分为六大方面：数字人文研究者，贯通数字技术与人文两大领域；计算机科学家与软件工程师；信息专家，负责语义标签与注释、数据编码标记解析、数据挖掘、网络分析，建设数据库，信息可视化；人文学者；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专家，

数据保存管理经验丰富，倚靠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可便捷获得大量的内容资源；辅助性角色，外联、协调、行政事务、资金管理、进度控制。（二）研究团队空前复杂。纵观诸多数字人文中心，跨学科跨系是共同的组织特征，在“跨”的基础上具有独立特征，既包含了文化的多元性，又包含了文化的冲突性。一个好的组织建设，会将学科文化和研究范式的冲突置于一定限度内，也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知识共享、技术沟通与语言沟通的环境。数字人文中心的组织文化要具有开放性，在对组织进行管理时既要考虑到团队的有效构建，避免走向官僚化，又要注意到数字人文研究的特点，消解学术权力的冲突，处理好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加强学科组织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调研发现大约有三类主要组织结构，分别是主任（所长）负责模式、共享型领导模式以及参与式管理模式。

主任（所长）负责模式，采用此

表2 各数字人文中心研究领域一览表

中心名称	研究领域
CDH	艺术和建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信息学、戏剧、电影、电视，同时还包括历史学、人类学、信息研究、电影及媒体研究、考古、地理、民族研究、科学和社会科学
MITH	文化遗产集中的文本图片分析、数据出版、数字保存、链式数据应用
IATH	文学、艺术、人类学、宗教研究、历史
CTSDH	艺术、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音乐、神学、文学、考古学
CDS	数据馆藏的发展、电子出版、信息架构与建模、交互设计、标记理论与技术、元数据标准与实践、新媒体理论、数据存储发展及数据策展
HCMC	TEI文本、音视频标记，地理测绘（特指文学、神话），复合出版平台
UCLDH	信息学、计算机科学、艺术和人文
e-Research	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技、研究基础设施发展
GCDH	人文、法律、社会科学、神学、经济科学
GCOE	东京文化、日本文化、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数字档案
RCDH	政治、教育、文学、艺术、运动、学术、历史

制度的有MITH、CDH、CHNM等。人员组织依据项目管理制，分工明确，按需设立，项目协调者和项目管理者数量甚众。以CHNM为例：Dan Cohen任主任，下面分设负责人，分管教育项目、公共项目、研究项目、数字奖学金四大块，形成直线型的组织架构。Dan Cohen本人在学术上享有较高权威，研究领域的交叉性强，具备丰富的跨学科研究经验，能够很好地把握学科前沿，赢得组织成员的尊重，增强该组织的学术凝聚力。

共享型领导模式，如IATH、CDRH等为例，两位或三位任董事，共享领导，主要体现在核心层里。以CDRH为例，由Kenneth M. Price和Katherine L. Walter任联席董事，前者是美国文学学科背景，后者是数字典藏专业背景。由数字技术和人文领域两大教授领导，也充分体现了数字人文研究的跨学科特质。传统的学术团队主要是一种权力型的领导，而数字人文涉及领域多端，涉及多个利益主体，需要进一步创新团队建设。

参与式管理模式，团队由各系代表或者核心层组成董事会（或称“指导委员会”“督导委员会”），各系教师成为咨询委员会成员，研究员和教员是执行委员会成员。以CTSDH为典型代表。不同学科成员参与决策，有利于促进对共同学术目标的理解和认同，增强他们的归属感，也充分激发了他们的智慧与专业能力，共同解决问题。

4.3 以教育为本，培育数字人文学者

许多数字人文中心集教研为一体。教学是研究功能的延伸，是研

究结果的呈现，也是研究再深入的支持。

课程培训。e-Research制定OUCS IT学习计划的培训课程，开办为期一周的暑期学校。学校培训不仅教授计算机技能，如文字处理、多媒体处理、网页设计以及人文学科的技能，如查找资源、文字编码、语料库语言学，同时也授予研究技能，如信息检索、管理书目和寻找融资机会等，数字人文研究对研究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局限于单纯的研究，对融资、管理等多方面的技能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相比前者，辅修(minor)这种教育形式，对师资力量和中心的运作能力的要求更高。CDH的数字人文辅修课程邀请到了来自20个专业、5个学院、3个研究中心的教师。辅修将基于项目工程的学习置于课程的中心，侧重实践，学生要在一定的数字研究环境中，学会怎样团队合作、开展研究，让学生们对数字世界的创造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应用技术的能力都有一定的提升。学生可以在春季或秋季入学时申请辅修课程。

颁发学位证书的数字人文机构有IATH、CTSDH、DDH、HATHI、GCDH五家，分别颁发硕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创新专业硕士学位、规划计算机科学与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双学位。以IATH为例，两年制，第一年要对应应用计算机的方法解决人文内容障碍有一个实践性的认知；第二年学会研发新的工具或创造新的方法来应对这些问题。开设的课程有：信息技术文本内容设计、人文领域的软件工程、项目实习：设计和实现、教学媒体研究、数字媒体和信息科技中的文化问题、人文计算中的智力

问题、知识呈现、无主题的研究论文项目。

纵观所有课程设计，数字人文的课程比较开放，视角多维，宽口径，广基础，课题前沿，试图对文理不同的学科文化和研究范式有一定了解，重在突破技术沟通的困难。同时特别注重科研实践，很多博硕士生直接参与具体项目。科研与教育有机结合互相渗透，保证了研究的人才供给，推动了中心的成长，以及科研实力的增强。

4.4 多种活动助力，促进知识共享与沟通

一些中心重视出版物对科研经验的积累，著作丰富，成果众多。出版物包括书籍、期刊、论文、白皮书、会议报告以及博客、微博等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出版物是科学研究实现知识共享的重要环节，各数字人文中心对于研究成果的心态都非常地开放，浏览者能很顺利地直接从网页下载论文、报告或文档。

(一) 书籍。RCDH所出版的书籍数量可观，包括人文研究、大众科普、珍藏史料三类出版物共11册。(二) 期刊。少数机构设有自身主办的期刊，每期都会向会员征稿，如CHNM的《数字人文期刊》(The 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CDRH的《学术编辑：记录文献编辑联盟年鉴》

(Scholarly Editing: The Annu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Documentary Editing)。I-CHASS的ValidNotion项目实施则是在网上提供用户创建的经同行评议的内容，通过同行评议保证内容的准确性。(三) 会议报告。会议报告是具有针对目标群体，尽快分享知识成果的渠道。如HATHI的S. Ross在第十一届欧洲数

字图书馆会议 (ECDL) 上发表《数字保存》一文。(四) 博客/微博。这两个新兴的社交化媒体,除了实现学术成果、科研动态的及时分享外,还承担了沟通交流互动的职责。比如HCMC专门设有项目文档博客,主要呈现项目的进展状况与完成状况。博客的相关链接与微博的互相关注则构成了研究者个人之间的交流的社区,但这样一种社区由参与者的兴趣和交流的频次决定,相对松散。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密切联系科研人员,创建组织的共享文化氛围,在亲近的值得信赖的长期非正式交流过程中,实现隐性知识的

传递。如会议、参观活动、讲座等。值得一提的是,定期会议,如GCOE研讨会即为每周一次的固定例会,有具体的会议记录,既是对研究工作的督促,也便于日后梳理,是数字人文中心建制化的体现。

5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人文的研究正日益成为热点,数字人文中心的角色也日益重要,基于数字人文研究的跨学科属性,探索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对于跨学科研究也有一定的助益。本文从跨学科角度出发,针对十七家数字人文中心调研,得出了基

于项目运作模式,创新组织建设,以教育为本以及多种活动助力的数字人文中心发展经验总结。对于我国的数字人文中心而言,第一,应当不遗余力地通过项目来不断增强组织能力与科研实力,重视科研项目在数字人文中心建设过程中的核心意义。第二,尽快探索适合我国学术生态的组织建设模式,切实解决跨学科的难题与障碍,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第三,思考数字人文在我国大学专业教育中的角色,促成学科的积淀和人才的培养与发展。第四,开展丰富多彩的跨学科交流活动,深入探究共同的研究范式,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实质进展。

参考文献

- [1]王曙光.“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M]//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 [2]ZORICH D M. Digital Humanities Centers:Loci for Digital Scholarship[EB/OL]. [2012-09-06]. <http://www.clir.org/pubs/resources/promoting-digital-scholarship-ii-clir-neh/zorich.pdf>.
- [3]HEY T. E-Science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EB/OL]. [2012-09-06]. http://www.d-grid.de/fileadmin/user_upload/images/D_Grid_AHM_0907/presentations/D-Grid-AHM_1eroeffnung_01_Hey_Keynote_Paper.pdf.
- [4]周朝成.当代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4.
- [5]Digital Humanities: a Prestigious Discipline [EB/OL].[2012-09-06]. <https://aims.muohio.edu/2009/04/23/digital-humanities-a-prestigious-discipline/>.
- [6]袁方,王汉生.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4.
- [7]DEEGAN M, MCCARTY W.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Farnham: Ashgate, 2012.
- [8]COHEN D, FRAISTAT N, KIRSCHENBAUM M, et al. Tools for Data-Driven Scholarship: Past, Present, Future [EB/OL]. [2012-09-06]. <http://mith.umd.edu/tools/final-report.html>.

作者简介

李巧明 (1989-), 女,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数字出版、数字人文。E-mail:liqiaoming0202@foxmail.com
王曙光 (1978-), 男,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数字出版理论与技术、知识网络分析、数字人文、数字资产管理。E-mail:whu_wxg@126.com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Centers from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Li Qiaoming, Wang Xiaogua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erdisciplinary features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Furthermore, it describes discipline culture conflict, research paradigm conflict, knowledge sharing dilemma and technology gap dilemma that scholars will encounter over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It is based on an online survey about 17 digital humanities centers in the world,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situation of projects, personne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Finally, the experie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centers is clearly demonstrated, which they should adhere to the project operation mode, innovate the organization-building mechanisms to reinforce management, be based on education and relied on the engine of activities.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rganization

(收稿日期: 2012-11-07)